

甲骨文源于古代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的证据以及用原始楔

形文字的基本符号重新解读甲骨文

何钰烽

He Yufeng

TEL: 86+ (0) 153 3235 7279

Email : hyfcapital@163.com

地址：西安市金花北路 20 号

Evidence for that the origins of Shang Dynasty's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could Ascend to Ancient Sumerian Proto-Cuneiform And Re-explaini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 with the Basic Element of Proto-Cuneiform

摘要：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字不同，殷商甲骨文是在历史进程中突然出现的一种文字。关于甲骨文的形成及来源，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又充满争议的问题。本文分析和比较了原始楔形文字和甲骨文这二种表意文字中的各类符号和造字思想。特别是通过对二种文字中的基本符号和部首进行对比和研究后，发现很多甲骨文中的基本符号可以追溯到原始楔形文字。从造字逻辑到符号的字源进行多方位的比对，通过对一些文字的字源分析的解析，可以发现许多甲骨文中基本的文字和部首可以在原始楔形文字中找到源头，而且数量很多。由于这种由于传承关系而带来的相似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足以排除偶然形成的可能有鉴于此可以断定甲骨文是由殷商之前约二千年的原始楔形文字逐步演化而来。同时也证明了汉字并不是一种来自本土的原生文字。甲骨文和冶金、马车等技术一样是由中亚传入中国的重要技术。另外，由于明确了这些基本符号的意义，把这些意义带入甲骨文的释读工作，可以发现更正前人的不足，让甲骨文的造字思路清晰起来。由于论文篇幅有限，全部内容过于繁杂，篇幅也会比较巨大。为了慎重其事，决定先摘录一些片段以资讨论和批评。

关键词：甲骨文的起源，原始楔形文字，苏美尔，基本符号

Abstract: It is deference to other ancient scripts that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suddenly appeared in prehistorical China without any predecessors. How oralce-bone inscriptions had been created? and

who created it? Those questions have been debat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Proto-cuneiform is the earliest form of the cuneiform script, the earliest writing system attested in history. It emerg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in ancient a region of Mesopotamia of West Asia. By comparing Sumerian proto-cuneiform vs oracle-bone inscription, there are some common basic symbols could be found in both inscriptions. Those symbols had same or derivative meaning in both side. There are a lot of such symbols have been found in both side, they existed in both side simultaneously. It are sufficient and logically. Those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oracle-bone inscription could ascend to proto-cuneiform and oracle-bone inscription did not origine in China . At same time the common basic symbol of both inscription could be used to re-explanation of the oracle-bone and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ts real means.

Key Words: Oracle-bone inscription ; Proto-cuneiform ; Sumerian ; Original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一、方法论

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史前社会就有图形记事的传统，后来一些图形被简化为象形符号，人们发现可以通过一些符号来表达一些基本的信息。这些符号越来越多，接下来人们发现可以把一些简单的符号组合起来表现更为复杂的意思，这样最早的表意文字系统就诞生了。表意文字的核心是最基本的象形符号和约定俗成的指代符号，以及这些符号的组合方式和内在的逻辑。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西亚、北非乃至欧洲的古代文字都是起源于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象形符号。这些象形的图形化的符号在进入书写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形、简化、误读等等情况，简化书写流程和难度是书写者自然而然的需求，由于书写或者刻画工具的改变也自然引发线条风格和样式的改变并最终导致图形符号形态的改变。在剔除这些因的干扰的情况下，如果发现在两种文字的基本图形符号中找到很多基本符号形态接近含义也接近的时候，这两种文字就很可能存在着传承关系。但是这里也要剔除一些象形符号和数字符号的干扰，比如，箭的符号从非洲的岩画到陶器刻符到甲骨文大多保留着相同的符号。鱼的符号在亚欧大陆也大体相似。这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任何指标的意义。数字符号也是如此，特别是简单的一二三，这样的计数符号也没有指标意义，因为计数符号应该在史前贸易中广泛使用且历史久远。

但是一些抽象字符、指事符号、假借字符、会意字符存在重复和相似的可能性就很低。如果一两个抽象符号的相似可能是偶然的，而一些抽象符号的相似就不太可能是偶然的了，因为偶然相同的事件的概率，会随着偶然事件的增加以几何级数递减的。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到了极其微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定这是不可能的了。换句话说在古文字比较中如果真的有两种文字出现相当数量的相似点，就足以认定两种文字存在事实的关联而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来。

另外如果有一些字符可以考据出来存在相似性或者存在明显的演化痕迹，这样也可以剔除偶然相同的可能性，也可以断定二种文字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这种两种文字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首先，是二种古文字同由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字传承而来，当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考古证据证明这种古代文字的存在，所以我们无法认定这种情况的存在。其二，就是二者中较晚的一种传承或者借鉴了较早的文字。套用在甲骨文和

原始楔形文字的问题上说，也就是说甲骨文传承了原始楔形文字的造字手法和符号。

二、符号演化的一般规律

在符号演化的规律来看，总是存在着复杂的符号向简单符号转化的动力。这是由于越是简化的符号识别起来越是容易。这个命题得到现代计算机的佐证，现代文本自动识别技术 OCR 普遍存在字体差异带来的误差。例如就汉字识别来说标准化的黑体文本显然要比海报体、手写体这样的文本要更加容易识别且出错率更低。这表示越复杂的图案需要越多的计算能力参与识别。这不仅存在于古代符号的演化历史中，也存在于现代社会商标的演化历史之中。随手翻开一本设计史的书籍我们就可以看到，可口可乐，奔驰汽车，壳牌石油的商标无不体现了从繁就简的符号演化规律。在古文字领域无论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向草书体，世俗体转化的过程中还是甲骨文向小篆隶书转化的过程中也都体现了由繁到简的规律。

苏美尔人的原始楔形文字出现在距今 5000 多年前，在考据原始楔形文字演化的过程中，已有的历史资料显示，原始楔形文字向不同的方向演化，推动这种演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应该来自不同的书写方式。其中一个向泥板上书写的楔形文字的演化。这个时期字符开始向三角形符号和直线结合的方向发展。在乌鲁克四期的遗址中，一种三角形截面的刻笔，取代了之前的圆形截面的刻笔，显然三角形截面的刻笔可以刻出更加细的线条，但是三角形刻写的线条很难转向，所以文字也就越来越依赖直线来构成字符了。同时圆形的压印也被三角形压印所取代，最终形成楔形文字的图形特点。

显然楔形文字的这种简化方式在其他不用泥板书写的地区难以复制。例如你要手写一个三角形符号就至少需要三笔。在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初步标准化以后，原始楔形文字的象形符号依旧出现在两河流域周边地区的一些古代文字中，在受到原始楔形文字影响的原始埃兰文字中符号转向越来越多的使用各种线条。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在象形文字简化过程中原先轮廓的图形向更为简单的模拟动态的单线图形转化。这种简化趋势首先出现在临近的古埃及文字的简化中，大约在古埃及第六王朝（BC2315-BC2190）时期的僧侣体文字中已经很少有双线勾画的象形符号了。

出现在公元前 1600 年左右的地中海沿岸的米诺斯文明的 linear-A 文字也出现了象形符号由原始的轮廓图形向单线图形演化的趋势。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山羊和人的象形符号已经非常接近甲骨文的写法。这体现在用单线来表现提炼事物的基本特征。

原始楔形文字 linear-A 文字 甲骨文



* 由于原始楔形文字里，羊为抽象符号。所以用了同样为动物的狐狸的符号来说明符号简化的过程。本文原始楔形文字字符均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楔形文字数字字典项目。为了方便比较一些字符由横向旋转为竖向。the website of the Pennsylvania Sumerian Dictionary Project (PSD) The Pennsylvania Sumerian Dictionary Project is carried out in the Babylonian S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甲骨文的一些复合文字，字符的组合可能依旧保留着原始楔形文字的字符组合，但是这些字符是经过简化和线条化的符号。有一些则是沿用了原始楔形文字的基本字符并保留着最初的意义。

三、从甲骨文中保留着的原始楔形文字元素来重新认识甲骨文

1、从“田”字说起



“田”字在甲骨卜辞中的出现频率非常的高，但是可以释作田地的词条比例并不高。

最主要的解释是田猎，就是打猎的意思。最常见的用法是，王田于……，王其田……

汉代的《说文解字》里说：“田，阵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这看似合理，实际上只是猜猜，井田制是要到春秋才开始大面积出现的景象，在殷商造字的时候应该没有连片的井田。以阡陌井田造田字是不可能的。

甲骨卜辞中，虽然确有一些条目被解释为种田或者农地的意思。但是这些被解释为田地的或者种地的条目也很牵强或者解释为田猎也可以，如《甲骨文合集》第一条：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 《甲骨文合集》 001

这里的田也可以解释成田猎的意思，就是说让众人合作狩猎。其受年，表示的可能是以此庆贺丰收之意。听王命令的是贵族，贵族是不太可能自己种地的，种地的大多为奴隶，不需要劳烦王来亲自训话。而且就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商王朝采用残酷的奴隶制度，奴隶命运极度悲惨，商代统治者残暴，在此社会环境下，没有动员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必要。

关于田字指农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男”字，《说文解字》上说“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从力于田也。”但是在甲骨卜辞中没有找到男字代表男子的词条，《甲骨文字典》中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男爵的男，意思是一种爵位。而须知在殷商时代还远未实现男耕女织的分工，实际上考古发掘和人类学的记录显示，在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化的过程中，男子更多的是进行打猎这样需要耐力和爆发力的工作，女子更多的是从事采集和耕种。换句话说，远古时代耕地种植更多的是女性从事的工作。而打猎确实是在远古是男人的专利。“男”字的本意可能是指打猎的时候某种特殊的关键角色，后来这个角色被固定成一种职位。关于田的争议此处暂时不再展开讨论。但是“田”字符号为何能够表示打猎的意思，至今还是没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对此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是这样解释的，“象田猎战阵之象，古代贵族有囿为田猎之所，囿有沟封以为疆界……后世不知农田阡陌之形初本田猎战阵之制。”

《甲骨文字典》的解释没有任何依据，主观猜测而已，远古时期围猎是存在的但是搞成格子状的阵仗，确实有些脱离实际的臆测的成分。



而认识原始楔形文字的人对这个“田”字符号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 UDU，田字符

号在原始楔形文字里表示绵羊的意思，由于绵羊可能是最常见的交易货物之一，两河流域的人们为了简化羊的象形符号创造了一个简单的抽象符号，起初这个符号的外轮廓是圆的后来为了便于书写才逐步转变成正方形的田字形。而野羊显然是古代最重要的猎物之一，可以想见这个符号在古代的某个时期衍生出了猎取的山羊的意思，最终派生出猎物和狩猎

的意思。另外一个支撑“田”字代表羊或猎物的证据，来自甲骨文中田字部首文字或者含有田字符号的文字大多可以和羊或者猎物联系起来。比如，“畜”字甲骨文中就是在田字上边加上“丝”字，意思是用绳子牵着的羊。



甲骨文的“畜”字。甲骨文中有些畜字有小点有些没有。这里田字里多出来的小点表示行动受限，被绳子牵着或绑着的牛羊当然行动会受限。关于小点后文再单独解释。

如“畀”字，畀字由两种写法，一种是双手上边是田，另外一种是一支箭穿过一个田字。就这个字来说本意应该是在被箭射中的猎物，后来可能派生出给予猎物或送给的意思。

如“曾”字就是田上边加上甲骨文的分字（省略了刀部），意思是分割牲畜的一种祭祀方式《甲骨文字典》也认为“曾”为一种祭祀的名称。

甲骨文“𠩺”即简写“乃”字也是指用碗接着羊奶的意思。上边的田，也就是羊。《甲骨文字典》的编者看出了下边接奶的器皿，确不知道上边的田字符号为何物。所以长期以来无法解释清楚“𠩺”字的本意。而现在一旦认出了田字的含义，把羊或牲畜的形象带入后，一切都迎刃而解。



甲骨文的“畀”字，很明显是一支箭穿透猎物的景象。



甲骨文“曾”字，分割牲畜的景象。



甲骨文“乃”或“𠩺”字，这里是用碗接羊奶的景象。有些时候这个

字外边还有小点表示液滴。另外甲骨文在外边的小点多表示液滴，我们注意到，有些田字符号在甲骨文里变的更圆了，实际上最初的原始楔形文字羊的符号也是一个圆圈加上十字。这些圆形的田字只是保留了更原始的形态而已。同时，用羊来解释一些包含田的字符，一些以前无法辨认的字符现在也可以初步了解他们的意思，如《甲骨文字典》第 1472 页。两个以前无法辨识的甲骨文，一个字形是陷坑里面一个圆形的田字，现在就容易理解这表示陷阱中的野羊。这里可能表示陷阱的意思。而另一个两只拿着棍子的手加上田应该司驱赶牲畜的意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文里有一些“田”字的写法是长方形，里边分成六或者更多个小格子，这些字符需要仔细甄别，其中很多就有可能真的表示耕地。因为，在原始楔形文字里

长方形的格子就是表示耕地的意思。另外由于文字的源头和使用者们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二者可能很早就发生了混淆。但是，就“田”字符号来说大部分表示羊、家畜或者猎物这是没有问题的。



此田字来自：《甲骨文合集》第32992，卜辞中有：“以？多田亚”，这里的田可能就是表示耕地的意思。

2、“贞”字的本源



“贞”字无疑是甲骨卜辞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最常见的传统误读是把“贞”和“鼎”认为是同一个字，这是个很容易就验证的错误。我们随手一翻就可以找到两个字同时出现在同一片甲骨上的例子。如《甲骨文合集》第3171正甲，上边就同时有贞和鼎两个字，如果为同一个字，书写者不可能一片甲骨上同时用两种写法。这也证明了贞字肯定不是由鼎字演化而来。目前“贞”字在甲骨文中多被释做名词或动词，有占卜或者占卜师的意思，这固然不错，但是很明显“贞”在甲骨文也有形容词，吉利或好的意思。如我们常可以看到“王大贞”“卜大贞”的语句，大贞肯定是大吉的意思。

那么如果“贞”这个符号不是鼎的异体字，那么这个符号来源于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原始楔形文字给出了答案。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关于绵羊的符号有很多，但都是从上边的“田”字符号演化而来。其中有一个表示哺乳期母羊的符号 UD_5，英文翻译为 nanny sheep,意思是哺乳期的母羊。下边的两个尖角表示母羊下垂的乳房，意思是双乳下垂的母羊。母羊或者母牛有奶带来了稀缺的蛋白质食物，如果古代母羊产仔那更是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字符天然的含有了美好吉祥的含义。这个字符在向楔形文字方向演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三角形的边和田字的两边连成了直线，字形和甲骨文贞字非常接近了。我们注意到很多甲骨卜辞中的“贞”字还保留了上边的一个小竖。至于什么时候这个符号上边也多出两个角现在还无法考证。但是二者两千年的间隔，出现这些变化是可以接纳的。



原始楔形文字表示哺乳母羊的三种写法，（读）UD₅，（英文翻译）nanny sheep, 母羊，哺乳的母羊。田字下边多出两个三角形表示母羊下垂的乳房。





楔形文字，（读音略微变化）UZUD，（英文翻译）female goat，母羊，母山羊。这个符号至迟在公元前2500年前已经出现。

从上边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贞的本意就是指怀孕和生孩子的意思，《周易》里说的元亨利贞，都是形容词，贞，可能代表有收获的意思。而现代汉语中的贞洁，贞操这些词汇里

的贞字都和女性受孕有关，可见这些词汇中的“贞”字都保留了非常古老的本意。

3、“师”字的来源

甲骨文中  这个符号历来有很多解释，有说象山丘的，有说象屁股的。只有罗振玉

认出了甲骨文  是“师”字，也只有这个解读最令人信服。如《甲骨文合集》第 33006 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句子，其他解释显然都说不通，只有师或军队的意思说的通。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可这个符号是“师”字。问题是用一把弓来代表军队似乎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选择，而原始楔形文字里代表军队的符号居然也是一个弓的符号。



原始楔形文字 *ERIN*, *people* ; *troop* , 公民，军队。

弓箭的发明至少有几万年的历史，弓和箭的符号中经常出现世界各地的岩画之中，弓的符号像弓的符号，这原本不足为奇。但是，用弓箭象征指军队却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件，因为在殷商时代，军队最主要的武器装备有马拉战车，戈，矛，戟，刀，斧，钺，弓箭，盔甲，盾牌等等。从甲骨文如“旅”“𠂔”字这样的带有旗帜符号的文字，我们可以判断商代应该已经有了初步的旗帜这样的指挥系统。所以能够象征军队的物体有数十种，而苏美尔人的军队大致也有这么多的武器和装备。二者不约而同的选择弓来象征军队，这件事发生的概率也是小于 1%的。

4、“习”字



在原始楔形文字中 SAR，两个芦苇长在一块土地上，表示园林和书写的意思。SAR 原本表示一块土地上有很多草木，以此表示花园。后来由于泥板文字也是用芦苇在泥土上刻画，所以这个符号又有了书写的意思。而在甲骨文中“习”字上边的两个类似“羽”字的符号实际是由表示芦苇的符号演化而来的。而下边的方框有时被写成化成了日字，有时被写成口字。而“习”字，在甲骨文中也有书写的意思。《说文解字》和《甲骨文字典》把习解释为重复都是不对的。而且甲骨文的“羽”字不是习字上边的那种写法，甲骨文中羽字象蜻蜓那样昆虫的有格子的翅膀。习字的羽部实际表示芦苇和鸟没有任何关系。就《甲骨文字典》其的例句来说，第一句：习二卜（甲骨文合集，31672），意思是写了二个卜辞；不是重复了两次卜辞；第二句：癸未卜习一卜，意思也是癸未卜写了一个卜辞的意思。再有如《甲骨文合集》第 26979 有：习龟卜，又来执……也应该理解为，在龟甲上刻写了卜辞，又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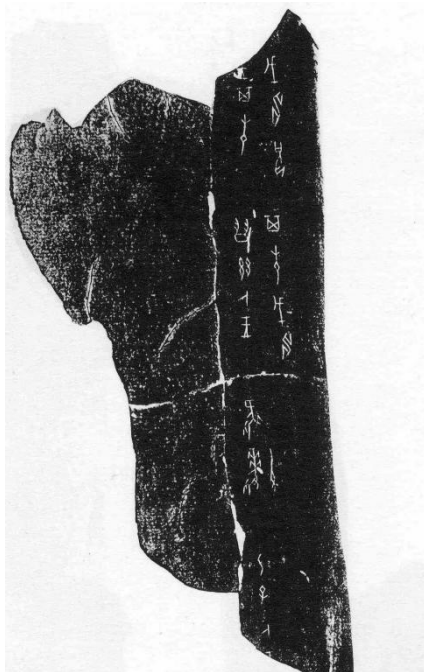
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苏美尔人的原始楔形文字中的 SAR 字符，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表示书写的意思的转变成了“习”字。



甲骨文习字的两种写法，上边的木更贴近于芦苇，下边有日字也有口字。



原始楔形文字，(音)SAR，(英文翻译) garden, write, 园林, 书写的意思。



《甲骨文合集》 第31667

习兹卜，王其※戊申

《甲骨文合集》 第31667

这里说“习兹卜”，可以肯定不是重复的意思。意思是：写下这个卜辞。

我们注意到殷商时代，文字主要是用锐利的刻刀刻写而成，所以很久以来芦苇杆这个东西已经和写字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殷商的文字依旧采用芦苇杆来表示文字，这也显示甲骨文“习”这个字是借用更加古老的文字，究其源头应该来自原始楔形文字。

5、“示”字

“示”字在甲骨文里表示神位的字符，甲骨文的写法像大写的英文字母 T。《甲骨文字典》里说“示为天神、地祉、先公、先王之通称。”“示”在甲骨文里多指主神和某类祭祀的名称。而这个符号在原始楔形文字文字里读 ME，神力的符号相同，由于此类符号属于抽象符号，所以两者完全属于巧合的可能性极低。



甲骨文“示”字的几种写法



原始楔形文字（音）ME，*divine properties enabling cosmic activity*，神力的意思，也常常作为部首出现在表意字符组合中表示和祭祀祭司有关的意思。

6、“分”字和“八”字



“八”字本来就是指把物体分开，发音和“掰”或“别”相近，由于发音接近后来“八”字被借来当作数词用。这很常见，例如现代的上海话中八和掰的发音是一样的。《说文解字》说：“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后来人们为了区别数字“八”表示分开的“八”，在“八”字下边加了个“刀”，这就是甲骨文里的“分”字，而这个“分”字从甲骨文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也说明了“分”和“八”原本是一个字。而原始楔形文字的分开写的法和八字如出一辙。



原始楔形文字（音）TAR，（英文翻译）*cut, to scatter, dispersed*，意思是切，分散。



甲骨文“八”，本意是表示分开，掰开。保留着两个分开的线段这样的基本形态。



甲骨文“分”字，这里在八字下加入了刀字以示区别。

7、“因”字的含义



这个甲骨文字符，《甲骨文字典》归为“因”，至于该念什么，意见也无法统一。

由于这个字的形态像编织的竹席，故《说文解字》释为表示竹席的“簟”字。但是这个字到底释什么意思，至今还没有人搞清楚。《甲骨文字典》罗列了两条解释。第一条，解释为地名。这个实际也没有什么根据，在过去的甲骨文释读中出现了一有解释不清的时候就放入人名、地名、祭名这样的框子里的现象。第二条，直接说“意不明”。也就是说这个字符没有人明白它的真实含义。但是，当我们去原始楔形文字的字符中寻找答案的时候，事情立即变的清晰起来了。我们发现了原始楔形文字中示意制作编织的字符 AK 和这个“因”字如出一辙。



原始楔形文字，（音）AK；（英文翻译），*to do; to make; to act, perform; to proceed*；做，造，行动，表现，处理的意思。“制作”这个词意大概在原始楔形文字时期是由编织席子这个动作派生而来。

两个字符相差近两千年，方框外边的短横显然已经被简化掉了但是，字符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改动地流传了下来。既然我们明白了符号的意思，这个符号的在甲骨文中的含义也就

变的清晰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汉字来释读这个符号的话，把这个字符定义为“制”更为切切。

如《甲骨文合集》第23715卜辞有这样的句子：

贞夷因尊于入酒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贞（吉利），祭祀，制造尊，用于注入酒。

由于这个“因”字是一个偏旁，所以我们一旦揭开了“因”的含义，含有这个偏旁的字的含义也就可以了解其含义了。如：因+女=大概是监工的意思，因+人=大概是工人的意思。

而这个符号到了周代，依旧表示制造的意思，如奚子因车鼎的首句的意思是奚子制车，铭文大意应该是：一个叫奚子的人制造了车，特铸一个名字叫行的鼎纪念的。

佳※子因車乍行貞。子孫永寶。萬年無疆。 《殷周金文集成》第2603

8、“来”字和“年”字



甲骨文“来”字

《甲骨文字典》上“来”字的条目说：象麦𥽿（音牟，意思是大麦）之形，卜辞做行来字。

《说文》：来，周受瑞麦，来𥽿，……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貽我来𥽿。

对于来字的解释，除了有点象麦子这点有些沾边之外。其他的纯属文人的付汇。也就是说一直以来，为何这个象一颗植物一样的符号和往来这个动作是怎么扯上关系的没人说的清楚。从图形记事的角度来说，表示来往的这个动作是迈开步子的双腿或双脚。如，甲骨文的“往”字就是一只脚加上一个王字，“步”字就是前后两只脚。但是明明是动词为何非要用一种植物来表示呢？通过和原始楔形文字的比较，有助于厘清这个字符的源头。



原始楔形文字；音 GI；reed，judgment，turn，to return，to go back；

芦苇，审判，回来等。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芦苇的发音是 GI，这个符号原本就是用来表示芦苇，但是由于回来的发音和芦苇发音相同，这个符号就被假借来表示回来、转动等意思。这种造字手法在文字

发展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在原始楔形文字、古埃早期象形文字以及甲骨文中普遍存在及许慎《说文解字》上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个定义还是很贴切的。而相隔几万里上下两千年的两种文字。不约而同的在同一个词上使用假借，而且假借同一类物品。这绝不是偶然的。

同时从符号的演化分析，芦苇图标的穗部，在几千年后转化成了来字上边那个看不明白的短横。这个短横在商代已经很让人费解了，因为没有植物的穗会那么长，以至于后来很多甲骨文中的“来”字直接省去了那个短横。



甲骨文中省去顶部短横的“来”字，来自《甲骨文合集》第14022

9、“出”和“入”字

在甲骨文中“出”字的意向是一个踏出坑的脚，这个很形象也非常容易理解。在原始楔形文字中表示的是一只脚加上一个从山坳里升起的太阳。而这个太阳的符号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那个主体的元素太阳被省略了，而山坳的形象反而被保留了下来。成为甲骨文中看到的一个坑的形象。



原始楔形文字（音）E₃，英译：to leave, to go out; 离开，走出的意思。



甲骨文“出”字，脚在甲骨文里统一被简化为“止”，原始楔形文字E₃山坳里的太阳也只剩下了山坳了。



在甲骨文中这个“入”（音 ru）字非常常见，这个字符应该是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变化最少的字符之一。由于字形变化小，所以历来对这个符号从何而来少有人关注。同时对于这个“入”字的本意也就难以搞清楚。

我们来看看原始楔形文字 RU，这个字符的本意是一种飞镖，类似澳洲土著使用的那种飞去来器（boomerang）。这种武器的历史非常古老，应该在 5 万年前澳洲土著的祖先进入澳洲大陆之前就已经发明了。3300 多年前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仍然收藏了一些回去来器。后来这个图形被引申为抛出，走一圈，灌注，释放，领走等意思。另外一个细节在于两个字符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这显示古苏美尔语和古代汉语可能同属一个语系。



原始楔形文字（音）RU，（音译）to throw down, to walk along, to pour out, to release, to pour out, to lead away; 意思是：抛出，走一圈（巡），灌注，释放，领走。图形下方的豁口是为了便于手握而挖去的边角，这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在后期的楔形文字里很快被省略。

对比两个字符，我们不难发现甲骨文的符号就是将原始楔形文字的双线轮廓的画法简化成单线的符号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符号的来源之后，对于甲骨文中“入”字的释读也有了新的方向。如上文提到的《甲骨文合集》第23715卜辞有这样的句子：

贞夷因尊于入酒

这里我解释成：贞（吉利），祭祀，制造尊，用于注入酒。

这里的“入”字就不再是进入的意思而是倒酒的意思。

再有入《甲骨文合集》第5165卜辞有这样的句子

壬辰卜出，贞，王于八月入

《甲骨文合集》第5165

这里明显是问卜王出行是否吉利，得到的答案是王可以在八月出巡。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是入，由于没有地点，所以这个字也不能解释为进入某个地点。合理的解释是王于八月出巡。也就是上文原始楔形文字符号的一个含义的：走一圈，to go along 的意思。

10、“单、史、庚”的含义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这个像“Y”字形的符号有很多读音，也有很多含义。

一、（音）BAD，（英译）open，undo，to thresh grain；打开，撤销，（给谷物）脱粒；

二、（音）TIL，（英译）a pole，to end；木杆，终结。

三、（音）USH₂（英译）to die，to kill，死，杀死。

综合上边的各条含义，这个符号可能来自日常用的农具，就形状来看叉子的可能性比较大由于叉子可能也是常用的狩猎工具，所以后期又派生了杀死的含义。

回过头来看我们来看甲骨文，首先来看看“单”字。《甲骨文字典》中说：“此字初形应像捕兽之干，做丫形，后两歧之端缚石块……又用为武器……”



甲骨文中常见的两种“单”字的写法，其中Y字形的顶端出现了两个小圆点，或者小的菱形的符号。这应该表示在叉子的头上装上了锋利的金属或者石器的矛尖。根据《甲骨文字典》显示，田字可能是后期才加上去的。上文说过“田”表示羊或者猎物的意思，加上田可能还是强调这个捕猎的工具。

“单”字在甲骨文中多和方位词连用如：“西单、东单、南单”所以一直以来以为是地名。应该是指一种特殊用途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地名，而由于和狩猎和武器有关，可能指城市郊外的四个方向的狩猎场和军事操练的地方。如：

……贞今日其逆旅已执于东单亡灾

《存》二、九一七

这里的意思可能是：今日在东单，（即城市东边的演武操场）迎接抓住“已”的军队，没有灾祸了。



甲骨文“史”字

由于我们直到了这个“Y”形的符号和狩猎武器相关，所以我们知道“史”字的本意是手拿武器的意思。《甲骨文字典》中说：从又持单，以博取野兽之象。除了常见的解释如：任命，事情，贞人的名字之外，仔细分辨在甲骨文中依旧保留了杀死和俘获的意思。如：

于帝史凤二犬

《遗》九三五

意思是：杀死一只凤（可能是某种大鸟）两只犬用来献祭天帝。

通过类比原始楔形文字和甲骨文中的“Y”字形符号，可以发现这个符号都和猎杀，捕获有关，这个符号同样是基于一个狩猎工具派生的含义也大致相同。



甲骨文“庚”字

单从字形上看，甲骨文中的庚字就非常接近“单”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庚字可能从“单”字转化而来。庚在甲骨文里多用来表示干支和数字，其本意可能就是一种捕猎工具，或者就是“单”字，为了区别于“单”，就把“单”字稍加改造用于表示干支。

11、“门”和“户”

在甲骨文中门和户可能是一个意思，也可能门指双开的大门，户是指单开的小门。



甲骨文的“门”字；



甲骨文中的“户”字。



原始楔形文字（音）IG，（英译）door；门

由于关于门的画法很多比如可以画成方框，或在屋子里开个洞，画上栅栏等等。但是通过对比甲骨文和原始楔形文字中门的符号，我们发现二者不约而同地选用了门板和门轴的部分来表示门，而且门板的横向纹理也存在着明显的演化关系。以此可以判定这个象形文字也具有清晰可辨认的传承关系。

12、“齐”和“录”字



甲骨文“齐”字

关于“齐”字的解释历来让人费解。《说文解字》上说：“齊（齐），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意思是说禾麦吐穗时穗子上端处于同一高度。这显然和我们看到的三个菱形的图形没有任何关系。那么齐原本字究竟使什么意思呢？还是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菱形符号在原始楔形文字里代表什么意思。



，



原始楔形文字（音）HI；（英译）to mix (up), alloy 混合，合金，

原本菱形里面有条纹后来条纹被省略了。

在原始楔形文字里 HI，原本表示混合，后来派生出合金的意思。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合金就是青铜。

好了，回到甲骨文里，我们现在把合金的意思带入，就明白了，“齐”字就是指某种合金的意思。由于金属铸造边缘齐整，后来才派生了整齐的意思。合金是齐字的本意，并一只保

下来了。如《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而“齐”和锡声音接近，还可能指锡锭。比较甲骨文中的“吕”字，“吕”字在甲骨文里使两个正方形。甲骨文中吕专指铜。甲骨卜辞里提到的“黄吕”就是指黄铜。

卜宾贞不牛示齊黃

《甲骨文合集》第 14356

意思是宾贞这个人卜问，用牛祭祀冶炼青铜可否。（可能古代冶金之中也存在某种祭神的活动）齐是合金或锡，黄应该指“黄吕”，吕在甲骨文里指铜锭，黄吕既黄铜的意思。

辛未有※新齐

《甲骨文合集》第 6063 反

这句话的意思师保佑得到新的青铜或者锡

庚午卜出贞王※曰氏※宁（贮）齐氏

《甲骨文合集》第 41020

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王问是否储存了（足够）的锡块

二月，在齊※，佳王來正人方。

《甲骨文合集》第 36493

这里的齐和一个类似师字的字连用，常常出现在甲骨卜辞中。意思可能是指青铜盔甲装备的军队，王用这支军队征伐人方归来。（现在已有多处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头盔，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头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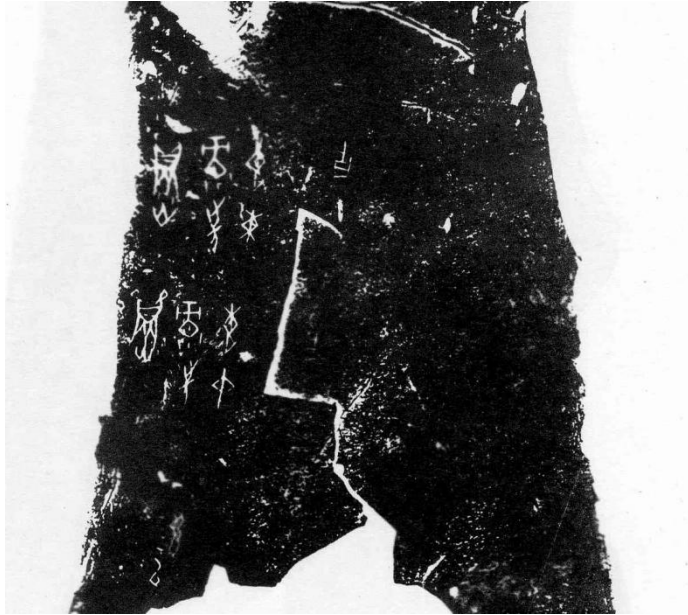


甲骨文“录”（繁体“录”）字

历来对于“录”字的解释也都无法让人满意。《甲骨文字典》上说“录”的本义是可能是用轱辘和水袋从井下汲水。《说文解字》上则说：“录，刻木录录也，象形”。说文解字的解释可能是汉代录字的常用意义反推的结果。上述解释都无法带入甲骨文卜辞中得到验证。《甲骨文字典》中列出了四条字意，除了人名地名之外没有一条可以明确“录”字在甲骨文中的含义。

让我们从基本的符号来入手，这个“录”字原本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字符可以包含了三个基本的符号，即：菱形符号，工字符号，和表示液滴的小点。对应的含义是金属，手工业，和液滴。当把这些符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青铜铸造的场景变的清晰了起来。基于这样的场景，可以把录字的本意应该是：铸造，派生含义为青铜器，而后可能也把负责铸造的官员称为录。由于古代青铜极其宝贵，是财富的象征，后来也引申为“禄”即官员的薪资的意思。而且甲骨文中有“弓+录”的字符。由于弓代表军队和武器，这个字符可能专指青铜兵器的铸造。

将录字在甲骨文中表示铸造的含义带入甲骨卜辞中，含义变的清晰起来了。如《甲骨文合集》第 28124



𠄎中录先鼎火吉；

𠄎东录先鼎火吉；

这里的意思是，在中部宰杀祭祀来保佑铸造鼎的窑火；在东方宰杀祭祀来保佑铸造鼎的窑火。



王其焚𠄎𠄎录，王于東立

《甲骨文合集》第 28799

𠄎字前的字有是个液滴包围，可能表示融化了青铜。这里的意思可能是王在融化青铜之后进行了一次铸造。

青铜铸造在殷商王朝极其受到重视，王常常亲自督造。如《甲骨文合集》第 10970 正面，提到王督造青铜铸造的卜辞。

贞翌（辛）卯王其使录毕八月

《甲骨文合集》第 10970 正面

这里的意思是王命令或督促铸造要在八月结束。

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宰甫卣”上的铭文开头的句子是这样的：

王來獸自豆录七𠄎师王飨酒，王光宰甫贝五朋…… 《殷周金文集成》第 5395

这里的意思是：王来了，向王贡献了自己铸造的青铜礼器七个。王赏赐了酒宴和五朋。

西周时期的“录簋”的铭文有这样的句子：

彖
殷

录乍(作)文考乙
公寶尊殷



03702.1

录乍文考乙公寶※ 《殷周金文集成》 03702.1

这里更加明显所谓录作，就是铸作的意思。意思是铸造了一个叫“文考乙公”的青铜器。

结论：通过分析对照原始楔形文字和甲骨文中的一些常用字和基本字符，我们发现甲骨文的一部分基础字符和相对应的原始楔形文字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符号演化的趋势清晰可见直接来源于甲骨文之前 2000 多年的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考虑到苏美尔人的文字对中亚、北非和南欧地区的文字都有影响，所以基于以上证据我们可以认定甲骨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楔形文字。到目前为止，本人已经发现了大约 50 个相关地字符，由于论文篇幅限制只能先期著录十几个符号和同好共同探讨。

同时由于弄清了这些基本符号的含义也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跨越式的进步，我们在解读甲骨文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前人那样看字说图，凭空想象，而是有理有据地把文字分解成符号再从符号地源头来分析解读，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甲骨文地造字逻辑。这样我们对甲骨文地认识就会变的越来越清晰起来。

Conclusion

Proto-cuneiform is the earliest form of the cuneiform script, the earliest writing system attested in history. Comparing proto-cuneiform vs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some common symbols have been figured out which had same or derivative meaning in both side. Upon substitution of these meanings of proto-cuneiform symbols, som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meaning became distinct. Those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cent to the ancient proto-cuneiform and it did not origin in prehistorical China.

参考书目：

郭沫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集，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 1988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2007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 Konrad Volk , A SUMERIAN READER, E Pontificio instituto Biblico , Roma , Italia , 1999

Christopher Woods / Emily Teeter/ Geoff Emberling, VISIBLE LANGUAGE, Oriental Institution Museum Publications - Number 32 , The Oriental i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2011.